

王亞彬遊歷中感悟創作

【大公報訊】記者郭雨南報道：「遊遊：王亞彬個展」昨日在保利香港藝術空間開幕。該展覽展出王亞彬二〇一四至一六年創作的十六幅油畫作品，以自然景物為題材，遍及山、風、路、樹、花、海，主題相互聯繫，展示藝術家對自然景物、事物之間的領悟。

王亞彬在開幕式上說：「這些作品是我這兩年的創作歷程，『遊遊』這個詞是遊山玩水的意思，一路走來這些花、山、石等都包含其中。」

「遊遊」系列油畫層次豐富，以二維平面營造三維空間，其中近景的人物，中景的植物，遠景的山體，層次分明，具有豐富的空間感。

觀察自然景物互相聯繫

展品中的一部分與花有關，包括《風起笑花》、《照水情花暖》、《蒼石白花》等，但是畫的主體並不是花，而是花朵與其周圍的事物的關係，如花與山、水、石之間的關係。展示了藝術家對整體環境、氣氛與布局的把控，將整體事物的相生相息關係展現於觀者面前。如作品《蒼石白花》中，枯石成為花的基石，花則是石的一部分。而作品《照水情花暖》描繪了山石置於畫面之上，花葉從作品右下角伸出，顯示其旺盛的生命力。

展覽中的「小南海」系列給人的最初

感覺是畫面比較相似，但仔細觀察卻各有各的不同，繪出的是森林中的小路，景色深幽，唯有小路白得發光，指引前方更為光明的地方。此系列顏色沉穩、滄桑，意境斑駁、神秘，讓觀者沉靜其中，且充滿暗示性，構圖將重心置於畫面中間，具有強烈的突兀感。其中《小南海1》構圖飽滿，一條山中小徑將觀者的目光引向山的深處，目光跟着小徑迂迴，體驗在叢林中遨遊的感覺。

《遠色隱秋山》心靜其中

而其他作品《畫山》、《秋山晚樹》、《重陽》、《江山晚眺》、《遠色隱秋山》，散發着遲暮的氣質。王亞彬運用油性顏料，將一層層景色建構出自己的思想境界，作品中描繪的景色，都樸素互古。《遠色隱秋山》在遠看時似乎沒有具體的形象存在，但近看能看到山石的輪廓，在右下角有着幾位爬山遠足的人的背影，是一幅久看之後，心靜其中的作品。

王亞彬一九七四年生於河南，現為職業畫家，喜歡深入山林，研究古物。他在遊歷中創作，通過繪畫記錄下旅途中有所觸動的一事一物，並表現出一份古意盎然的文人意趣。

該展覽展期至六月二十九日，查詢電話二三〇三九九九九。保利香港藝術空間位於金鐘太古廣場一期七樓。



▲王亞彬出席個展開幕式並介紹展品
大公報記者郭雨南攝



▲王亞彬的《小南海1》，山中小徑將觀者的目光引向山的深處
大公報記者郭雨南攝

新媒體呈現郎世寧畫作



▲手持平板電腦可看到瓶中花如全息影像般出現在實體基座上
城大供圖

▼透視孔雀開屏裝置，取材自郎世寧《畫孔雀開屏》
城大供圖



【大公報訊】香港城市大學與台北故宮博物院今年再度攜手合作，舉辦「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展覽運用數碼科技呈現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1688-1766）的畫作及所處的時代，將科技、創意與藝術相融合，為古畫傑作帶來新的展示方式。

該展覽在城大學術樓（三）十八樓展出，結合了創意媒體學院的創新意念和數碼技術。觀眾可以透過新媒體藝術裝置，穿越時空，在多感互動的環境中感受郎世寧的藝術。展品除了二十八幅精選的郎世寧複製畫外，還有十三件新媒體作品，當中九件由城大創意媒體學院講座教授邵志飛（Jeffrey Shaw）領導的團隊創作。包括為展覽製作的「互動書畫合璧摺扇」、「從郎世寧草圖看百駿圖」、「百駿圖互動卷軸」、「另類棋盤遊戲」、「加配音效的銅版畫」、「透視孔雀開屏圖」，還有「百駿圖畫室」、「虛擬畫瓶花」，以及在台北故宮和意大利同步展出的「探索郎世寧世界之花鳥走獸」。展覽以新穎有趣的互動方式，將郎世寧畫作的原尺寸摹本，配合數碼技術創新演繹。

郎世寧是一位出色的宮廷畫家、建築師和工藝設計師，因畫藝精湛，深受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賞識。展覽令其經典作

品重現大家眼前，並藉此向這位對中國繪畫影響深遠的傳教士致敬。

該展覽展期至八月三十一日，逢周一休館。查詢詳情可瀏覽網頁：www.cityu.edu.hk/langshining。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龍駒琴瑟閣主辦，明駒粵劇團晚上七時半於高山劇場劇院演出《隋宮十載菱花夢》。
- 新光中國戲曲文化主辦，粵劇《孫子無雙》今明兩晚七時半於北角新光戲院大劇場公演。
- 香港話劇團晚上七時四十分於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誰家老婆上錯床》。
- 「若宮隆志的藝術：當代日本漆藝」展覽於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展至六月十九日。
- 「名家趣談作曲」講座：董麗誠主講「求異存同——後現代的遺產」晚上七時半於香港太空館演講廳開講。

美國費城樂團(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成立於1900年)這次來香港演出可以說是久別重逢——Sawallisch和Eschenback曾分別帶團來香港演出，那是十餘年前的事了。其實費城樂團有着驕人的歷史，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裏，擔任過指揮、音樂總監的包括Leopold Stokowski(1912-1941)、Eugene Ormandy(1936-1938)與Stokowski同時擔任指揮，然後被委任音樂總監至1980)、Riccardo Muti(1970年為客座指揮、1980-1992為音樂總監)、Wolfgang Sawallisch(音樂總監1993-2003)、Christoph Eschenback(音樂總監2003-2008)、Charles Dutoit(音樂總監2008-2012)等。這次帶團來香港演出的指揮Yannick Nézet-Séguin，是二〇一二年開始擔任音樂總監的。

劉靖之



▲費城樂團5月20日演出曲目為貝多芬的《F小調弦樂四重奏，「嚴肅」》(馬勒編曲)以及布魯克納的《降E大調第四交響曲，「浪漫」》
康文署供圖

上面開列的名單，都是明星級的樂團指揮，難怪費城樂團能常年保持美國五大樂團之一的地位，曾有「費城樂團音響」之美譽。因此，這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邀請費城樂團來港演出，成為香港音樂生活裏的盛事，入場券一早被搶購，兩晚演出均告滿座。

曲目的時代背景

費城樂團的兩場音樂會(五月十九、二十日)，曲目包括布拉姆斯《D大調第二交響曲》(作品73)、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天方夜譚》交響組曲(作品53)、馬勒改編的貝多芬《F小調弦樂四重奏》(作品95「嚴肅」)、布魯克納《降E大調第四交響曲》(WAB104「浪漫」)，都是十九世紀歐洲音樂創作的黃金時代的作品。貝多芬的四重奏寫於一八一〇年，馬勒於一八九八至九九年改編為管弦樂版本，並於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在維也納首演，由他親自指揮；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寫於一八七七年，同年十二月在維也納首演；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交響組曲寫於一八八八年；布魯克納的第四交響曲於一八七四年寫成，在之後的十四年共修改了六次，一八七八年進行了頗多的改動，一八七九年再次修改，成為第三個版本，一八八一年首演了第三版本。這之後又有修改，最後版本於一八八八年演出，而定稿版本於一八九九年出版，離初版長達十五年！

從上述背景，我們了解到費城樂團這次

來香港演出的四首作品都是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管弦樂作品，也正是浪漫樂派的全盛時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1844-1908)所屬的俄羅斯民族樂派，其實是歐洲浪漫樂派的支流，他們的作曲技法和風格與中歐的浪漫樂派一脈相承。布魯克納(1824-1896)和布拉姆斯(1833-1897)是同一時代的作曲家，馬勒(1860-1911)較年輕，因此在配器和樂隊效果上較前兩者



▲費城樂團這次訪港演出的作品都是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管弦樂作品，也正是浪漫樂派的全盛時期。圖為該團5月20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
康文署供圖

更立體、更多層次。

這兩場音樂會筆者都聽了，由於篇幅的關係，本文將集中談談第二場音樂會的馬勒改編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和布魯克納的第四交響曲。

馬勒編貝多芬弦樂四重奏

馬勒改編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聽起來有點怪：弦樂四重奏是給四件弦樂相互傾訴

、辯論、對答的平台，適合在小演奏廳演奏的音樂作品，因此稱之為「室內樂」(Chamber Music)，而Chamber在歐洲宮廷裏是有一定規範的，與演奏管弦樂團的音樂廳截然不同。馬勒是當時著名的管弦樂團指揮，又是著名的交響曲作家，在駕御管弦樂團各組樂器上固然是能手，但弦樂四重奏的曲體和內容卻限制了他的才華。他改編的弦樂四重奏，織體豐滿、渾厚，和弦、對位亮麗流暢，但缺乏了管弦樂團的層次和色彩，聽起來仍然是「加料」了的弦樂四重奏，反而失去了弦樂四重奏的親切、細膩、互動的特點。費城樂團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的演奏非常沉實、雄厚，有着迷人的織體和弦樂效果。對樂迷來講，這首改編作品可能會感覺頗有聽頭，但對專業音樂家，則仍然寧願聽弦樂四重奏。

布魯克納的第四交響曲

布魯克納的交響曲頗受一些人的推崇，但馬勒的交響曲似乎更受歡迎，筆者認為可能是由於：布魯克納一直不停地修改他的交響曲，不僅自己大事修改，而且還讓別人修改，修改過多會影響作品的連貫性和感染力

►費城樂團5月20日音樂會場刊封面
康文署供圖

▼Yannick Nézet-Séguin於2012年開始擔任費城樂團音樂總監
Jan Regan攝



百年老團 「費城」來港 奏浪漫樂曲